

子書三十二種

題王宜之

B 2
1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

離俗覽第七 高義 上德 用民 適威 為欲 貴信 舉難

一曰世之不足者禮義也人所能蹈之者所有餘者妄苟也妄作苟為不事禮義者禮義不足則天下愈高

餘所有不足者理與義也故賤之故布衣人臣之行潔白清廉中繩愈窮愈潔愈窮愈潔雖死天下愈高

之所不足也高貴也所潔白中正若周時伯夷然然而以義禮斷刑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舜湯舜亦卑父

舜有卑父之謗湯有放殺之事然以通義弼神農黃帝之行猶有奇非獨舜與湯飛兔要鬻古之駿馬也材猶有

也言雖聖不能無缺況賢者乎注卑父之謗見下舉難篇又淮南汜論訓飛兔要鬻古之駿馬也材猶有

短名也材猶有短力有所不足裏字讀如曲捷之捷故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正材不得故舜讓其友

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桮桮乎后之為人釋文云音樛郭音眷用力貌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于

是乎夫負妻戴攜子今依莊子改正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

之為人也居于剛畝之中而游入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已止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我羞之漫汙而自投于蒼

領之淵投猶沈也蒼領或作青令莊湯時伐桀因下隨而謀下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下隨曰吾不知

也湯又因務光而謀莊子作督光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務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

彊力忍詢詢辱也莊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夏伐桀無夏字克之以讓下隨下隨辭曰后之伐桀也

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詢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

投于潁水而死以湯伐桀故謂之無道之人也以受湯之讓為貪辱也不忍聞之故投水而死潁出于潁川湯

夜高士傳並言投潁水而死未知其孰是也潁水注引云下隨耻受湯讓自投此水而死顯逸民傳桀放

子作桐水釋文云本又作桐水司馬本作河水莊子請相吾子為吾子為相天子之位也言已請務光辭曰廢上

離俗

育文書局石印

世不踐其土况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沈于募水募水名也音十伯之伯募無伯音疑故如石不

之農北人無擇十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察也察見其視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

不之賴不賴之也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欲于物故不漫於利不牽於勢漫汚牽而羞居濁世惟

此四士者之節四士苞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十隨務光羞居亂若夫舜湯則苞裹履容緣不得已而動因時而

為以愛利為本以萬民為義譬之若釣者魚有小大餌有宜適羽有動靜羽釣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戰

得矛夫戰得矛心不平平阿齊邑也餘子官氏也卻而去不自快失戰得矛心不自安舊校云卻一作快謂路

之人曰亡戰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戰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為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

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戰得矛可以歸乎高唐齊邑也孤孫特位尊叔姓無孫名守叔無孫曰矛

非戰也戰非矛也亡戰得矛豈亢責也哉亢當平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免叔無孫曰吾聞

之君子濟人于患必離其難濟入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也還令此將眾亦必不北矣北走今此處人主之

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也故

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齊莊公之時莊公名光頃公之孫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曰縞之冠丹績

之袍綢縷也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寤覺徒但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

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

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殺舊徒云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加上離俗覽

二曰君子之自行也舊校云動必緣義行必誠義所行誠俗雖謂之窮通也通達行不誠義動不緣義俗雖

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也故當功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辭不罰試

當雖赦之不外不誠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之於主必宜內反於心舊本反作及孫據李善注不慙然後

當雖赦之不外不誠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之於主必宜內反於心舊本反作及孫據李善注不慙然後

動孔子見齊景公景公名杅而莊公光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

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辭而行行去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

為魯定公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作不舊校云一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子墨

之司寇墨子魯門篇公上過語墨子之義道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也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

書社三百以封夫子社二十五家也三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復白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

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殆近墨子曰不惟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

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賓客也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無用

也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舊校云是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墨子作是我以

手中國耳何必于越哉此兩翟凡人不可不熟論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獄親戚相忍今可得其國

恐虧其義而辭之可謂能守行矣其與秦之野人相去亦遠矣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眾荆將軍子囊

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王而遁復白也至于郊使人復於王曰臣

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為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為王臣者舊本缺臣字

篇補渚官舊事作則後之為將者此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國終為天下撓撓屈遂伏劍而

死王曰請成將軍之義脫在下句下句可無之字乃為之桐棺三寸加斧鎖其上梁仲子云按此即左傳襄十

事檢傳上文言伐吳之役言吳所敗未能全師而還呂覽大與傳遺蓋子囊之兄通當旋師之時人主之患存

而不知所以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數至也郭岐之廣也郭湯所居也萬國之順也從此生矣

順從舊校云生一作至荆之為四十二世矣嘗有乾谿白公之亂矣靈王作乾谿之台百姓怨公子棄疾病之而立是

上德 高義

育文書局石印

之避矣則袁州侯事晉而後楚人避之也而今猶為萬乘之大國其時有臣如子囊與子囊之節非獨勵一世之人臣也言子囊之忠雖百世猶不可忘也

人也公直無私王使為政昭王楚平王棄道有殺人者道道舊作廷新序同皆誤也今從外傳史石渚追之則

其父也還而反立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不忍父也阿有罪廢國法不可也阿私失法伏罪

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鑕請死於王忠孝之至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事職石渚辭曰不私

其親不可為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令赦之舊校云君令一作令史上之惠也不敗廢法臣之行也

不去斧鑕歿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肯石渚之為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 高義

三曰為天下及國治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義不賞而民勸勸善不罰而邪止此神農黃帝之政也以

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華之高兩岳會稽之險吳山名在不能障矣障防闔廬之教孫吳之

兵不能當矣孫吳吳起孫武也吳王闔廬故古之王者德迴乎天地迴滄乎四海滄之也注疑未是劉本作

同慘義東西南北極日月之所燭天覆地載愛恩不滅滅也思舊作惡校云惡一作思思虛素以公素實也惡

公王之實也注惡疑小民皆之皆公已也已已其之敵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順天教變容改俗而莫得

其所受之得猶此之謂順情情性也故古之人身隱而功著形息而名彰身沒于前名說通而化奮利行乎

天下利民之化而民不識識也德德以李世視之則親也豈必以嚴罰厚賞哉嚴罰厚賞此衰世之政也三苗不服禹

請攻之三苗遠國在豫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孫云李善注德選王元德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

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孟門太行之險也太行塞在河內野王之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周明堂金在

其後有以見先德後武也作樂金鑄在後舜其猶此乎舊校云其賊武通於周矣晉獻公為麗姬遠太子太

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麗姬謂太子曰往昔君夢見姜氏太子祠而膳於公姜氏申生

母也膳昨

之也○注麗姬易之易猶也也○梁仲子疑是易以公將嘗膳姬曰所由遠請使人嘗之太子自曲沃歸膳故曰

之字疑行麗姬易之蓋也汪本改作置也義不足公將嘗膳姬曰所由遠請使人嘗之太子自曲沃歸膳故曰

使人嘗之嘗人人死食狗狗死故誅太子太子不肖自釋釋理曰君非麗姬居不安食不甘遂以劍死傳云

公子夷吾自屈奔梁公子重耳自蒲奔翟去翟過衛衛文公無禮焉文公名燬宣公庶子頑烝宣過五鹿

如齊齊桓公死去齊之曹曹共公視其駢脅使袒而捕池魚共公名襄昭公之子○此與淮南去曹過宋宋襄

公加禮焉襄公名茲父桓之鄭鄭文公不敬文公名捷鄭被瞻諫曰臣聞賢主不窮窮今晉今之從者皆賢者

也君不禮也不如殺之鄭君不聽去鄭之荊荊成王慢焉慢易不敬也傳曰及楚楚子嚭之曰公子若反晉國

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則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

兵遇於中原其許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廉而儉

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力晉侯無親外內焉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復者其將由晉公子重耳乎天將與之

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推此言之不得為慢之也○注本左傳雖然下則字衍廉而儉傳作廣而

儉無重耳二字去荊之秦秦穆公入之晉納之晉也注晉既定興師攻鄭求被瞻被瞻謂鄭君曰不若以臣與之鄭君

曰此孤之過也被瞻曰殺臣以免國臣願之被瞻入晉軍文公將烹之被瞻據鏖而呼曰三軍之士皆聽瞻也

自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將烹文公謝焉罷師歸之於鄭且被瞻忠於其君而君免於晉患也行

義于鄭而見說于文公也故義之為利博矣也大墨者鉅子孟勝善荊之陽城君鉅子孟勝二人學墨道者也

釋文引向秀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為鉅子若儒家之碩儒此注非下云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為符約曰符

合聽之荆王薨群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

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

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

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義道繼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

襄子我謂孟勝也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田襄子亦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毀頭

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二人孟勝之弟也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於田襄子

○句上當有二人欲反死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不聽○舊本作當遂反死之○孟勝

○二字以猶已也刑墨者以為不聽鉅子不察嚴罰厚賞不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嚴罰厚賞此上世之若客也○義未詳

上德

四曰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無常

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為可○可用閭廬之用兵也不過三萬○閭廬吳王光也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吳起衛人

萬乘之國其為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則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

也不得所以用之○孫云御覽二百七十一守國作守國兩國雖大勢雖便卒雖眾何益○不知用之何益於古

者多有天下而亡者矣其民不為用也○自古以來有天下者多而用民之論不可不熟劍不徒斷車不自行

或使之也夫種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種不審其種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祈當禹之時

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不用賞罰不充也○當賞不賞當罰不罰則

也○湯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齊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仲商鞅民之用也有故也

其故民無所不用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為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何欲

何惡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為罰充也榮利所以為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無不用矣○無不可閭廬試

其民於五湖劍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試用習句踐試其民于寢宮○舊作寢宮劉本作寢宮按劉本

民爭入水火○韓非內儲說上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燭台而鼓之使民赴死者千餘矣遽擊金而卻之○句

○舊按云郤一作賞罰有充也莫邪不為勇者興懼者變莫邪良劍也不為勇者以玉懼者以拙能與不能也

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夙沙大庭氏之末世也其君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距大邪此之謂也

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能用非己之民國雖小卒雖少功名猶可立也立成古昔多由布衣定

一世者矣終一人之身為世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之本本始也○似當云不可三代之道無二以

信為管管法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鵠水倒投鵠水注引作般之鵠水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

而投之鵠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于御無益于人主

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民不為亡國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

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後可

行之惡乎託託於愛利愛利之心諭威乃可行威太甚則愛利之心息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

此殷夏之所以絕也君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夫不禁而禁者其惟深察此論邪用民

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節也○注疑節節其力也欲走不得故致千里蓋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

祈用而不可得祈求若得為上用民之走之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其勢難當之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

不善則讎也周書周公所作畜也有讎而眾不若無有厲王天子也厲王名胡謚法殺戮不辜曰有讎而眾故流於癡禍

及子孫流放也歲地名今微召公虎而絕無後嗣微無也虎臣宣王詩云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徼我疆土此之

人國之名公以己子代太子太子得免是今世之人主多欲眾之○似當作而不知善此多其讎也不善則

為宣王是也虎臣宣王似當作虎宣王臣今世之人主多欲眾之○似當作而不知善此多其讎也不善則

不有位當作眾下同有必緣其心愛之謂也○似當作故曰愛之謂也有其形不可謂有之謂有天下之

也舜布衣而有天下築天子也而不得息由此生矣息安也不得安其位有無之論不可不熟熟猶湯武通於

此論故功名立立猶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道之導猶務除其災思致其福故民之於

上也若重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圓則圓若五種之於地也必應其類而蕃息於百倍此五帝三王

之所以無敵也無能敵身已終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從其化有其人事審也其所施行皆可為魏武侯之居中

山也○韓詩外傳十新序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武侯文侯之子也樂羊伐中山得中山故武侯居之也李充對曰驟戰而驟

勝也驟數武侯曰驟戰而驟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

國不亡者天下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極盡可欲之物罷則怨怨則極慮極其巧欺不成之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猶此夫差

之所以自歿於干隧也越所破自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舊校云退一作却下同左右旋中規東野稷其名姓莊公曰善

以為造父不過也勝也使之鉤百而少及焉不達顏闔入見見謂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按魯

莊公桓公之子同也顏闔在春秋後乃魯繆公時人也在莊公後十二世矣若實莊公顏闔為妄矣實曰李

莊公為妄矣由此觀之咸陽市門之金固得載而歸也○梁伯子云東野稷事此本于莊子達生篇釋文曰李

云魯莊公武云顏闔不與魯莊公同時當是莊子列禦寇篇言魯哀公問顏闔則此為衛靈公太子是也而荀子哀

公篇韓詩外傳二新序雜事五家語顏闔篇皆云魯定公問顏闔曰東野之御蓋傳聞異詞耳高氏未加詳其馬

考誤以為魯莊公嘗曰子安說思載咸陽市門之金而歸何其陋也又荀韓新序人表家語稷字並作畢其馬

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中繩

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敗也善當自求于心而反求于御馬連疾

極是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為教而過不識識數為令而非不從非人不可從之

也巨為危而罪不敢不敢登其危者而罪之也重為任而罰不勝不能勝其所任民進則欲其賞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

不足也則以為繼矣以為繼知此二句疑當作則難以繼矣則上又從而罪之罪之罪也是以罪召罪召致上

下之相仇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煩則無功一作准今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為禁而不禁桀紂之

禁不可勝數故民因○舊校云一作用案當是困字而身為戮極也不能用威適適宜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

遂應綢狗而弑子陽極也子陽鄭君也一日鄭相也好嚴猛於罪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周鼎有竊○舊校云曲

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舊校云曲夫無欲者其視為天子也與為與隸同與眾其視有天

下也與無立錐之地同也同其視為彭祖也與為湯子同彭祖殷賢大夫也蓋壽七百餘歲九天子至貴也天

下至富也彭祖至壽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勸也勸樂與隸至賤也無立錐之地至貧也湯子至天也誠無

欲則是三者不足以禁會有一欲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木不敢亂矣亂猶難也○錢詹事

扶如輔聲轉為蟪漢書天文志著為扶鄭氏云扶當為蟪犯白刃冒流矢趣水火趣一作赴不敢却也卻猶止也晨寤興務耕疾庸○按上既

云務耕疾庸則樸必非耕為煩辱不敢休矣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無欲者

不可得用也人之欲雖多而上無以令之人雖得其欲人猶不可用也令人得欲之道不可不審矣善為上者

能令人得欲無窮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也變夷反舌殊屬異習之國相反故曰反舌也其衣服冠帶宮室居

處舟車器械聲色滋味皆異其為欲使一也也一同三王不能革而功成者順其天也也桀紂不能離

而國亡者逆其天也逆而不知其逆也湛於俗也久湛而不去則若性性異非性不可不熟不聞道者何以去

非性哉無以去非性則欲未嘗正矣欲不正以治身則天以治國則亡故古之聖王審順其天而以行欲則民

無不令矣功無不立矣聖王執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謂也執一者至貴也至貴者無敵聖王託於無敵故民

命敵焉群狗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炙雞則相與爭矣炙雞狗所欲之故鬭爭之○注兩之字皆衍或折其骨或絕其筋爭術存也

爭術存因爭不爭之術存因不爭取爭之術而相與爭萬國無一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國亂令其民爭為不義也疆國令其

民爭樂用也弱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夫爭行義樂用與爭為不義競不用此其為禍福也天不能覆地不能

載言其大也晉文公伐原原晉邑文公復國原不從故伐與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下降○僖二十五年左氏傳淮南道應訓俱作三日韓非

外諸說左作十日命去之謀士言曰原將下矣師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得原失寶吾不為也遂去之

明年復伐之○與左傳不合與士期必得原然後反原人聞之乃下衛人聞之以文公之信為至矣乃歸文公故曰

攻原得衛者此之謂也文公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誠信以得之歸之者非獨衛也文公

為欲

五育文書局石印

可謂知求欲矣 為欲

七曰尺人主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誰猶也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周書逸書也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為己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制之而不用人之

有也人之有也制之而用之己之有也已有之則天地之物畢為用矣畢盡也人主有見此論者其王不久矣人臣有知此論者可以為王者佐矣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草木不大不信氣節陰陽皆也春之德風風不

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在木曰實在地曰蔭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精遂成也秋之德雨

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堅好也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不開氣不通也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況乎人事也

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也易親也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也親比也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偽丹漆染色不貞也貞正也夫可與為始可與為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惟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乃

通於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時當矣當猶應也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戰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闕內侯以聽梁仲子云闕內侯秦爵也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劉劭爵制曰秦都山西以闕內為

而為之闕內侯秦爵也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劉劭爵制曰秦都山西以闕內為所撰造事既不實詞亦鄙誕不經但以耳目所見施之上世而不知其有不合也桓公許之曹翽謂魯莊公

曰曹翽左傳作曹翽公羊國策史記並作曹沫君寔免而又免乎其寔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翽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

曹翽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承佐也○梁仲子云注非也左氏昭廿一年傳子皮承曹翽以劍自向故下云戮于君前即以頸血滴衣之意也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于君前鈞戮也亦死也

管仲鮑叔進曹翽按劍當兩陛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

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

謂智○御覽四百三十人將劫君而臨難而三不謂智此不盟君三字賤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

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子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翺賊也信

於仇賊人又況於非仇賊者乎公羊傳曰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請復汶陽之田管子曰君許之桓公曰

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此之謂也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為榮以窮為通雖失

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貴信

八曰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物事難全也人傷堯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弑之謀

五伯以侵奪之事傷毀也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故君子責人則以人○梁仲子云此即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

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難為非則行飾○讀曰初故任天地而有餘也不肖者則不然責

人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責難難則失親○難則恐則離散故失所親自責以人則易為易為

則行苟苟且不從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桀紂幽厲之行也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

有瑕璊○管子水地篇云夫玉瑕適皆見精也注云先王知物之不可全也○不可全舊本全故擇務而貴取

一也○分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諭術則見外道而見遠外○舊校云論一作論按注誤當云桓子季平子子也

木疑有文脫似當云孔子欲於是受養而便說其養則不見遠外子論道術則便矣魯國以訾訾毀也毀孔

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龍也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

耶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走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璜○亦黃文侯欲相之而未能

決以問季充○乃季克也季充對曰君欲置相○置則問樂騰與王孫苟端孰賢孰誰○新序四樂文侯曰善以

王孫苟端為不肖翟璜進之以樂騰為賢季成進之○為不肖舊本作而不肖故相季成凡聽於主言人不可

貴信 舉難 育文書局石印

不慎季成弟也翟璜友也而猶不能知何由知樂騰與王孫苟端哉疏賤者知親習者不知理無自然然而斷相過季充之對文侯也亦過過長也論語曰過猶不及言皆不得其適雖皆過譬之若金之與木金雖柔猶堅於木孟嘗問於白

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孟嘗君齊公子田嬰之子田文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圭周人問文侯功何以不及五伯也

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卜擇也成季成璜翟璜也相也者百

官之長也擇者欲其博也今擇而不去二人與用其仇亦遠矣且師友也者公可也感愛也者私安也以私勝

公復國之政也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羽翼佐之○舊本脫翼字今據李善注文選王子淵四子講德論補新序四作三士謂之也注羽翼舊倒選注叔七發

引作也羽翼也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至齊通任不將也○注非是與下詳任事不可

賊輩已暮宿于郭門之外桓公迎郊客夜開門辟任車燭火甚盛從者甚眾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

牛角疾歌歌頌也其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愛得我直碩鼠無食我黍

苗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愛得我直碩鼠無食我黍威飯牛於原野擊車而歌碩鼠與此正合梁仲子云合說苑善說篇云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而歌碩鼠與此

所得之霸也以上下文義求之碩鼠見當是碩鼠之說盧云拙史記項陽傳集解引應邵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當時且此歌出三齊記藝文類聚又載一篇石爛生不遺堯與舜短布衣適至爵從魯飯牛薄衣半長夜漫漫飯牛

至夜半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舍女相齊國李善注文選成公子安嘯賦又長一篇云出東門兮屬石班上有

松樹有且蘭粗布衣兮總纆時不遇兮曉舜主牛兮努力食細草大君在爾側吾當與爾過楚國三桓公聞之

歌直應雖不可知合之亦自成章法仁和陳嗣清云疾商歌殆非一歌也今故具錄之以備參考焉桓公聞之

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新序五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置桓公賜之衣冠將見

之甯戚見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治桓公大悅將任之任用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

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如同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

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聽必有以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全權而

用其長者當舉也此新序作當桓公得之矣舉難

恃君覽第八 長利 知分 呂類 達鬱 行論 驕恣 觀表

一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也肌膚不足以扞寒暑也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也從隨勇敢不足以

却猛禁悍也止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狡蟲之害害者寒暑燥濕不能害古人之備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羣聚邪

群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群也君道立也戴故道立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群也而人備可完矣昔

太古嘗無君矣始太古上古兩儀之制其民聚生群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

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此無君之患下故以無君為患

故君臣之義不可不明也也明知自上世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道不廢者天下之利也正之故天下之利

也故廢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也行奉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章明識也非濱之東朝鮮樂浪之縣箕子所封

猶言北海夷穢之鄉東方曰夷大解陵魚其鹿野搖山揚島大人之居多無君東方之夷揚漢之南揚州漢水南

越之際越有敵凱諸夫風餘靡之地縛婁陽禹驩兜之國多無君皆南越之夷氏羌呼唐離水之西焚人野人焚人

如匍匐匍匐篇罕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西方之戎無君者先言此鴈門之北鷹隼所驚須窺之國饕餮

窮奇之地叔逆之所僭耳之居多無君北方秋無君者也孔子曰夷狄之有此四方之無君者也其民麋鹿禽

獸不知禮義無長幼之少者使長長者畏壯有力者賢賢者暴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其類也聖

人深見此患也故為天下長慮也計莫如置天子也也為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阿猶私

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幼奉長卑事尊強不得凌弱眾不

利天下言以天下為己利也古之聖王有天下而不與後世則以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所以遞興遞廢也

天下為己利故有興有廢而亂難時作如此方與下文意相承接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所以遞興遞廢也

亂難之所以時作也時盜作時故忠臣廉士內之則諫其君之過也諫止外之則死人臣之義也義重豫讓欲

殺趙襄子欲為智伯殺趙襄子也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

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趙策作是為先知報後

矣謂子智則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索求襄子必近于子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

之曰是先知報後知也為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失吾所為為之矣○趙策作是為先知報後

君臣之義者無此失吾所為為之矣○趙策作是為先知報後凡吾所為為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柱厲叔

可通無此猶言無此矣無失吾所為為之六字兩本皆○按此與列子說符自以為不知而去居於海上柱厲叔自以不為教公

事荅教公荅子國也教公諡公君也○按此與列子說符自以為不知而去居於海上柱厲叔自以不為教公

也夏曰則食菱矣菱菜也菱雞頭也冬曰則食橡栗橡栗斗也荅教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往死之

也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言叔為不見知於教公而舍之去今復柱

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公今不死其難是為使教吾將死之以醜後世

之不知其臣者也醜愧也唯明君能知忠臣耳教公不及也死其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厲人主之節也

以發起君人之行厲高也人君務在知人知人則哲所以厲人主之志節也○人主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

御覽六百二十一一作人臣非是下云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則節厲正指人主言

察知忠臣察則君道固矣臣見知則安固不危殆也恃君覽

二曰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固處之以身若也利雖便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為也為施安雖長久而

以私其子孫弗行也私利自此觀之陳無宇之可醜亦重矣陳無宇齊大夫陳須無之子桓子也醜謂其貪也

莊國人追之又敗於鹿門樂施高其與伯成子高周公旦我夷也形雖同取舍之殊豈不遠哉伯成子高辭

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為諸侯今至于我而辭之故何也○莊

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新序節士篇作刑自此繁後世之亂自此始也夫子蓋行乎無慮吾農

事蓋何不也行去也慮猶辭也○協而稷遂不顧種也顧視也夫為諸侯名顯榮實佚樂繼嗣皆得其澤伯

成子高不待問而知之然而辭為諸侯者以禁後世之亂也以上後世爭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

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階山高險固之地也○孫云李善注大選司

曰太公望封於營丘渚海阻山無之字高字渚屬下讀是營丘恐不得言渚也梁仲子云賦云齊東階鉅海注

引此則渚當為渚盧云按韋昭注越語云水邊曰渚此正言邊海耳山高疑本是一嵩字誤分爾雅山大而高

嵩中載蓋依此名爾雅本非專為中

嶽作釋故齊亦可言嵩餘當從選注是故地曰廣子孫彌隆廣大也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

侯四面以達達通也是故地曰削子孫彌殺削小也辛寬出南宮括覓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南宮

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少小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詞曰余惟一人營居於成周惟余一人有

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言時德不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得之者若湯武也失之

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爵為鴻鵠鳳凰慮則必不得矣燕

謝平寬也言寬亦不能為賢者慮也其所求者瓦間之隙屋之翳廡也燕爵志小與一舉則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

郊至其郊也愚庫之民其為賢者慮亦猶此也固妄誹謗豈不悲哉亦如燕爵為鴻鵠鳳凰慮何時能得既不

也或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達去去齊至魯也微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

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惜愛也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愛亦子與我子之衣弟

子曰夫不肖人也又烏能與國士之衣哉惡安也不肖人亦自愛其戎夷太息歎曰嗟乎道其不濟夫死之道

也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謂戎夷其能必定一世則未之識也識也知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加

也達乎分仁愛之心識也故能以必死見其義誘以戎夷不義之義耳欲求弟子之衣以借其死是不義也弟

不義之義也淮南記曰楚有賣其母者而謂其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不

亦不義也○注末也字當與邪同猶言此豈可謂之義所引淮南記見說山訓

三曰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君子死義不求苟生不義而生弗為也故曰達乎死生之分淮南記曰左手據天

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人不為生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則當視死如歸蓋

長利

義重於身也此之謂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亡弗能惑矣不為利存而遂苟生不為害亡而辭故晏子與崔

杼盟而不變其義崔子盟國人曰所不與崔慶者不祥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與故延

陵季子吳人願以為王而不肯故曰延陵季子札也不肯為王去之建陵不與下丘傳有有如上帝四子

喜叔教達賈三去令尹而不憂令尹尹楚卿也論語曰皆有所達也達乎高位疾顛有所達則物弗能惑也動荆

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干遂吳邑○次非漢書宣帝紀注如淳注作茲非後漢書馬融蔡邕等傳注及此堂

篇所引同干遂如高還反涉江也至于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南注作二千五百斤次非謂舟人曰子嘗

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已余

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赴入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王聞之仕之執圭次非勇武而侯之以孔子

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禹南省方濟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

仰視天而嘆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余何憂於龍焉龍俯首低尾而逝也則禹達

乎死生之分利害之經也道經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哀嘆廢伏有盛盈蠶息

不以感私傷神感念私邪俞然而以待耳晏子與崔杼盟其詞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公孫

不與崔杼同者故曰公孫氏也晏子悅而飲血仰而呼天曰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者受此不祥盟也崔杼

不說直兵造冒句兵鉤頸直矛也謂晏子曰子變子言變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則今是已言今竟也

是終竟之今注竟舊本作競設杼欲置晏子于死則晏子曰崔子子獨不為夫詩乎詩曰莫莫葛藟延於條枚愷悌君

子求福不回性以正直受大福○延于條枚此韓詩見外傳二後漢書黃琬傳注同豈弟作凱弟禮記表記同

注千麓李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云當訓為思崔杼曰此賢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晏子援綬而

其僕將馳晏子撫其僕之手俱作撫新序義勇篇作拊俱無良字今據刪正曰安

乘轡舊本作授注本作受